



徐道獲

PROFILE

徐道獲，1962年生於南韓首爾，父親為著名的韓國國畫畫家，自小受國畫訓練。1994年於羅德島設計學院取得藝術學士（油畫）學位，1997年於耶魯大學獲頒藝術碩士（雕塑）學位。個人展覽包括加州聖地牙哥當代美術館（2016）、南韓首爾國立現代美術館（2013）、日本金澤21世紀美術館（2012至2013）等，曾代表韓國於2001年參與威尼斯雙年展。作品多為移居經驗延伸至個人空間的探索，現穿梭於紐約、首爾和倫敦三地居住和工作。

徐道獲的最新畫作沒離開對「業」、「家」和「自我」的思考。



流放 在 日 常

不再像過往通透精細而色彩亮麗的纖維家居，或意象鮮明巨大的人像雕塑，帶來視覺上的奪目衝擊。走入南韓藝術家徐道獲（Do Ho Suh）最新錄像作品《Passage/s》，日常而陌生的街道，投放於三面大牆上。街上的雜音與一道小孩聲音之間，你可以自由選擇觀望方向，卻無法選擇前行的方向與速度。這種藝術經驗相對貼近日常，更切身進入他形塑的空間，滲出一種不明所以的陌生與溫馨感。似乎小孩出生，為徐道獲在不斷移居的生命，帶來了另一重視覺與體會。

撰文：Janice 攝影：梁俊祺 部分圖片由畫廊與藝術家提供

生於革命時代

移居的經驗無疑是影響徐道獲創作的重要因素，但對他而言，這牽涉到更內在的命題——自我與外在的關係。從成長環境開始，就命定了他個人與外在距離。成名作《FLOOR 1999-2000》和《KARMA, 2003》等，為一眾小人模型撐起玻璃或巨人腳步的雕塑作品，不免令人聯想到當時剛走向民主化的韓國政治環境。

然而，1980年推動韓國後來走向民主化的光州事件發生時，徐道獲只是中學生。父親為著名國畫畫家，他亦自小醉心藝術創作。置身於巨大的社會運動之中，他無從判斷也沒有切身參與。即使學校曾關閉一整年，對他而言，也只是無可無不可。倒是移居美國後翌年，再遇上1992年洛杉磯動亂，非裔與拉丁裔的抗議，波及居於城中的韓裔羣體。從媒體看到的一切，以至身邊朋友對種族與身份的誤解，徐道獲開始從創作直面和審視自身與外在狀況的關係。



不斷移居

「經歷文化環境徹底轉變和差異，我才感到真正的艱難，但我不會用身份 (Identity) 來形容我的探索，更重要的是自我 (Self)。」他在紐約的時候，曾經因為失眠而非常想念韓國老家那傳統木造房子，引發了他開始以紗帳重構家居的創作。由建構整個空間，到日常物件的重構，一次又一次透過對家的回憶創作，都是他以此重拾往日的自己，與當下連結的嘗試。「我在許多不同的地方住過，不止是不同的國家，即使在同一個地區，有時也要不斷搬家。這是今天我們生活於現代社會，許多人的經驗。其實搬家最困難的，是你要選擇帶走什麼，捨棄什麼。」

纖維家居系列作品幾乎與人型雕塑同期創作，從這些作品談到種種生命重大經歷時的

語調，都感到他無比平穩冷靜。然而平穩冷靜之下，往往是執著與熱情。他是因為讀書的關係移居美國，因為愛人的關係留下定居，現在又因為新家庭的關係移居倫敦。處理無法割捨的空間和回憶，他說過只能「像蝸牛一樣，把房子背著走」。「必須要離開一個地方，或捨棄什麼，往往是命運使然，並不是個人選擇。許多時，說的是「因果」。」他舉起兩隻手指勾了一下。他有過名為《因果》(Karma) 的作品系列，正是小人模型撐起巨人腳步的作品。還有另一件是一串銅人，一個人疊在一個人的肩膀上，後面的人蒙著前人的眼。

生命的距離

「當下，是我們所有回憶構成的。過去，就是現在。」他相信，不能回到過去，那麼他只能把回憶帶上。他選擇透過創作迎接命運，

「我也是因為人在異地，才認識更多韓國家鄉和自己的過去，我是由此才看到一個地方更闊大完整的圖像。」他強調遷徙不單是地理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距離，更是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巨大差距。在現實的生命軌迹之中，他無法延續生活空間的連貫性，於是他其中一件作品把不同地方的家連貫成一條長走廊，把現實地理上斷裂的空間，連結成他個人回憶的延續。「身份與自我的分別，正在於自我的探索，超越民族和身份，超越政治與文化，涵蓋更廣闊內容。」他說。

經歷身份、種族、文化的衝擊，他沒有捲入漩渦，目光卻從沒離開過這一切。不斷遷徙，同時開闊了他觀望的角度。創作媒介由繪畫、雕塑、裝置來到今天的錄像作品，他形容這是因為錄像除了空間，還有更多是時間的藝術。「時間其實是十分主觀的東西。」



(左) 1997-2000年作品《Floor》為徐道獲成名作 (圖片由藝術家和Lehmann Maupin提供)

(右) 《Home Within Home》，紐約房子的內裏是他小時候韓國的家。(圖片由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, Korea提供)

「經歷文化環境徹底轉變和差異，我才感到真正的艱難，但我不會用身份 (Identity) 來形容我的探索，更重要的是自我 (Self)。」

但今天他不再一個人生活，時刻與女兒在一起，走過的都是二人一起的時間。作品《Passage/s》的視線角度設定於他和女兒中間，由倫敦家裏出發到爺爺畫展的路程，既是二人的當下，也是一段共同出走與回歸的過程。短短的路程，就從他們今天的家出發，回到屬於上一輩家人的空間之中，但步履就比以往的作品輕盈得多。「隨錄像的鏡頭走，你以為你會轉左或轉右，但在鏡頭之下，你一直只能看見前方。無論我們轉往哪個方向，你好像都只是在往前看。」

回到初衷

展覽同時展出他的最新畫作，全是小幅作品，「因為現在畫得更隨意了。現在畫畫，都在女兒睡覺後，在飯桌就畫起來。」他用上小女兒使用的顏料，隨手就畫。「從前畫畫，總是認為作品就是終點。都要想得好認真，畫好完整的作品。現在反而拋開了這一切，有點回到孩童的狀態一般。」

畫畫是他最原初的創作媒介，因著小女兒的出生，在相處和陪伴中，他感到自己需要跟她一起認識世界，認識她看見的角度。但在不知不覺間，卻從新世界中找回原初的自己。他透露現在跟女兒訂下了一個十年的創作計劃，而他自己亦一直有意重拾繪畫大型作品。

《Passage/s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5月13日
地點：立木畫廊 (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407室)
票價：免費
查詢：2530 0025



錄像《Passage/s: The Tram Project》拍攝他和女兒的活動，投放在三面牆上，觀眾如走進藝術家的日常生活。(圖片由Lehmann Maupin和Contemporary Arts Center提供)